

# 当爷爷的感觉

张守伦(四川成都)

我没有见到过爷爷奶奶,也没有见到过外公外婆。爷孙之间的情感关系,年轻的时候多是从相关书籍中了解一些,没有切身的体会。在遇到教过的学生让他的孩子叫我爷爷时,心想我比学生大不了几岁,不过是依辈分称呼而已,与年纪的关系不大。人到中年,头发稀疏起来,在外常遇着小孩叫我爷爷,同事中也有人在我姓后边加上大爷两个字来称呼的。小孩心目中的爷爷,定是有年老的表征,小孩天真无邪,说不了假话或者奉迎的话。同事的称呼估计半是尊敬,半是戏言。显老或者说本来也老了,我有自知之明。

那是一个夏天的早晨,女儿在医院剖腹产。虽说现代医疗技术远胜从前,但生小孩毕竟是大事。我是渴望多要一个孩子的,有这个想法,却终究没能成为现实。我唯一的女儿,于我自然不单有“女儿是父亲小棉袄”的意义。在医院等候,尽管面子上镇静,内心却是担心牵挂尤甚。九点刚过,孙女出生,女儿平安。蓉城天空特别湛蓝,阳光尤为明媚,我在心里禁不住一次又一次自言自语,当爷爷了,当真正的爷爷了。

孙女一个月左右见着家里的人就有了微笑,大概这就是血缘的力量吧。在学会坐、爬、站立和发出牙语的日子,每一个肢体语言与微笑,都会让我的心里乐上一阵子。临近一岁,已能自己走路,用教她的单词和动作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分辨人与物的喜恶,抱着装有吸管的杯子自个儿喝水了。刚走得路时,步子小小的,身体颤巍巍的。尤喜欢挣脱大人人们的怀抱,在家里的客厅、寝室走,稍不注意,就连走带爬经过楼梯从一楼上到二楼来了。这自然少不了跌跤和摔伤的插曲。其中,两次从楼道上滚下来,让人既心疼,更后怕,好在仅是虚惊一场,并无大碍。

从露台进来被垂吊着的窗帘绊倒,眼眉上碰出了一条流血的小口,这一次就没有那么轻松了。这天上午我去看望蕴成先生,先生是我大学时的恩师。先生住了很久的医院,一直不让探望。先生出院在家里疗养,听说我要来家里,又临近春节,师母做了一桌丰盛的午餐。席间先生不停地给我拈菜、盛汤,劝我不要讲礼,随便些。不时还谈笑风生,看不出是一位癌症晚期的病人。午餐快结束时,女儿电话来了,说孙女摔倒了,估计伤到了眉骨,正去看医生。我遂与先生和师母道别,一个劲往回赶。途中电话询问情况,得知未伤及骨头,悬着

的心总算放了下来。到了家里,眉头上挂彩的孙女坐在沙发上似乎没事一样,只是少了些许活泼。

我家出门不远是一条长长的人工河,河的两边有人行绿道,围着河与绿道的是偌大的公园,园内有树木、花草、鸟鸣,以及河里的鱼儿、白鹭,一年四季变着法来,幻化出不同的仙境,又充盈着人世间的滋味。那座人工垒成的小山和那一块沙田,常年成了孩子们的乐园。孙女每次回来,总爱上那儿玩,塑料小滑板、小水桶、小铲子是常带的三件套。见着带小朋友的爷爷、婆婆、叔叔、阿姨,她总会亲热地主动招呼,不拒陌生,小嘴儿甜,迎来不小的鼓励。小山上梭滑板,沙田里玩沙泥,乐得小脸儿开了花似的。

孙女一岁多时,奶奶准备让她上私立的早教班,试读一周下来,令我后怕。那是个周六,她一早醒来,坐在床上发呆,问及原委,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不停地说“不读早教班,不读早教班”“哥哥姐姐不乖,他们打我”。大概是以为我们又要送她去早教班,早教班对她来说落下的是害怕。原来那个早教班的孩子年龄

不一,孩童之间少不了发生口角拉扯,年龄小的孙女受的委屈不少,真怕她落下厌弃上学的阴影。我当过多年教师,自然明白这个道理。经过商量,家里人一致同意不去读早教班。让孙女找回自信与快乐,费了我们不小的心力和精力。

孙女上的公立幼儿园是不教识字、算术和诗歌之类的,说是有规定要求。幼儿玩乐好,无疑重要,除了玩乐还是玩乐,也许未必就好。在家里教孙女认些字,算些术,背些诗,我们成了编外幼师。三岁左右,一首四句的诗,教读两遍,大多都能背诵。每当背了“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她总爱说,“杜甫的诗,写的是我们家居住的地方”。一次女儿带她去看崇州罨画池博物馆。那天风和日丽,眼前楼台亭阁相间,树木葱郁,莲池碧绿,蜻蜓在莲叶上飞飞停停,孙女突然背诵起“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诗句来,引得随行的朋友和小伙伴一阵惊讶。诚然,幼儿能背诵的东西,其理解还是朦胧的,不过,这般的记忆与理解也许是最该受到

肯定和尊重的。

从幼儿园回家来,看动画片几乎是孙女每天的必选项目。规定只看一集,在爷爷奶奶家是严格打表。周末回我们家来,这规定就变了。看动画片时,谁也不干扰不了她,不时还自个儿拍着手,笑出声来。那个专心的程度,说聚精会神是一点不夸张的。动画片是美术片的一种,把人或物的表情、动作、变化等分段画成许多画幅,再用摄影机连续拍摄而成,由制作者赋予艺术内涵与思想内涵。每每这时,小小年纪的她总能说些理由来,明了的事理,让我们在心里多少有些折服。

为了提前做好从幼儿园到上小学的衔接,女儿女婿准备让上幼儿园大班的孙女去上一期社会机构办的学前培训。我们劝说女儿女婿给孙女生个弟弟或者妹妹,孙女在家好有个小伙伴,长大了两姊妹或两姐弟之间相互有个照应。劝说归劝说,他们还是无动于衷。

再过两个月,孙女满五岁了,再过一年,就上小学了。对于读书,上小学仅是万里长征的开始。接下来,初中、高中、大学和研究生等着你去读。同时,漫长的人生道路上,还有社会这部大书必须要读。勤奋与恒心少不了,灵气与智慧也很重要。2019年8月12日9时,阳光特别亮丽耀眼。孙女你的到来,让我的心尖儿都甜蜜透了。给你什么礼物呢?我左思右想后,决定送你健康快乐,送你勤俭节约,送你善良智慧。孙女你的到来,我的心尖儿都甜蜜透了。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会成为围绕你运转的行星。

## 金秋十月

云子(成都)

来吧,唐诗宋词在这里吟诵  
来吧,长江黄河在这里吟唱  
来吧,万里长城在这里歌唱  
金秋十月,我们的心在这里激动

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发展  
这里是拥有14亿多中华儿女  
金秋十月,我们的心在这里跳动

在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那冉冉升起那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  
那是先辈们在枪林弹雨中用鲜血染红的旗帜  
那是先烈们在血雨腥风中用生命铸就的旗帜  
我们要时刻铭记,我们要时刻感恩  
金秋十月,我们的血液在这里奔涌

来吧,迎着新时代的步伐  
感受中国的互联网  
再看看中国的高铁  
再读读中国神话的“天宫”  
金秋十月,我们的血液在这里沸腾

来吧,跟随“一带一路”的脚步  
沐浴在神州大地的阳光下  
品祖国繁荣昌盛的景象  
这里是新崛起的繁华城区  
这里是最耀眼最时髦的新农村  
……  
金秋十月,我们的心我们的血在这里燃烧



## 内蒙之秋

杨毅摄

## 学生习作选登

### 不错过成都的烟火气

成都天府中学八年级 卢胤熹

寒风撕开云层,涌向人群。在这寒冷的冬夜,唯有街边一家小店从窗户的缝隙冒出缕缕热腾腾的蒸汽,朦胧了视线,却勾勒出了成都的烟火气息。

抵抗着寒风,我们走近这家小店,看见门口的招牌才知这是一家地道的火锅店。跨过门槛,我们走了进去,扑面热气携着一股椒香味袭来。

在角落找了一个空位,点完菜便静静等候。火锅店里是一抹热情的红,仿若整个人置身于烈火之中,我也渐渐感觉暖和起来。现在时间已不早,小店依然坐满了人。每一桌上的火锅冒着阵阵蒸汽,向上、向外蔓延。每一桌的蒸汽在小店中互相交织、联系起来,好似一根无形的线,在人们谈笑间,将每个人的心灵牢牢拴在一起。

店内十分嘈杂,有友人久别重逢后相互间的关切和问候,有血气方刚的青年相聚一堂的高谈阔论,还有一家人团聚时刻的欢声笑语。在嘈杂中,有时会有店员一声高昂、有力的成都话:“来喽!来喽!”话音一落,便会有店员穿过张桌椅,为人们清点菜单、加汤、上菜。

在我们旁边有一大桌人似乎在庆祝什么,响亮的笑声在他们身旁环绕,一句句成都话中带着无限生机与热情。火锅“咕嘟咕嘟”冒着泡,他们纷纷起立,高举杯子,互相祝福。蒸汽模糊了他们的脸,但盖不住的是他们的喜悦,是他们对生活的向往。

浓浓的火锅味伴随着蒸汽萦绕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带来了生活的激情与向往,给予了我们家一般的温暖。

一些网红景区中的火锅店,它们虽有精美的摆盘、高级的装修,却总是让我觉得有些无法融入。我想它们该是缺少了那份独属于成都的烟火气吧!

吃完火锅,我们走出了小店。温暖的蒸汽依旧不知疲倦地从窗户的缝隙升起,带上了每个人内心中最细腻的那份情感。我想,这应该就是我们在寻找的人间烟火气吧!

那阵阵蒸汽中住着一个成都。(指导老师:李远)

## 凝望

成都市树德实验中学初二 鞠久琳

蝉鸣略有点小,我放下电话,走到窗前。视线定格在楼下小花园里欢笑的一帧,它像一部慢镜头电影,独为那个远远凝望它的我放映。

槐树下的小女孩,穿着五彩绚丽的裙子,笨拙地对照图钉刻着一个好玩意儿。闷热的夏风贴着地面扫过阳台,女孩的裙摆随着一阵短暂的凉意掠动一下,她的图纸被风吹走了,像一只白蝴蝶,扇翅翩跹然飞起。

女孩先是笑了一下,将沾满木屑的手在裙摆上擦了几下,嘀咕了几句,开心地追着图纸跑去。生命的绚烂,在心情本有些沉重的我眼前,也热烈地绽开,放肆地在凝望着的眸中起舞。

女孩伸出双手,试探性地跳了一下,试图抓住那张飞得高高的图纸——她扑了个空。远远地,好像听见她说“没关系的”,随即笑容又在她脸上浮现。

女孩再一次迎风跃起,撑着那道白漆的小栅栏,努力去够着那张飘飞的图纸,她抓住了纸的边缘,手指慢慢抓住整张纸,她收回手臂,图纸在风里微微飘动,跟她微颤的睫毛一道,有种凌乱而不失规律的美。女孩提起裙摆的一角,仔细摩擦着沾了点小灰的图纸,然后一蹦一跳朝树下欢快地跑去了。

那个小小的人影重新坐下,低头的背影与某个瞬间蓦地重合。

我想到了上午看到的那个老木匠。我其实并不认识她,只是在无意间瞧见坐在靠窗一个角落里的她。她佝偻着背,迎风眯了眯眼睛,有些颤巍巍地起身开窗。她苍白而颤抖的手紧紧抓着一张图纸,低声喃喃着“别让风吹跑了,老身子骨,可跑不动哦!”然后她坐下来,小心翼翼地拿起工具,脸上满是沉静和严肃。

我凝望着那个小身影,在一老一少的背影重合时,我好像看到了两个时空的重合。

老木匠也曾经是活泼的少女,而这个女孩终究会成为那个步履艰难的老妇人。她们都有花儿一样的年华,也终有枯木一样的暮年。

女孩在肆意地活,她开心地跑跳,放纵地大笑;老妇人在小心地活,她沉静地雕刻,谨慎地过日子。我突然想到了我爷爷,他刚刚离开了,在他八十年来或苦或甜的历程里,他有放肆地活着吗?该是有的吧。或许在一个乡野里,捉瓢虫的少年也从未想过自己的暮年。

我方才发现自己一直出神望着那个女孩,她扎成两股的辫子像坚实的棕黑色树干,她色彩艳丽的裙子像树上各色的花朵,她在放肆地活着。女孩突然站起身,对光看着手中雕的小木花。她笑着,眉眼弯弯。女孩爱不释手地来回抚摸,还唱起了歌,哼着跑开了。

我收回视线,凝望该结束了,可它永远不会结束。这是一次生、老、死的交错,重影纷飞在我的眼前。两三分钟的凝望,我似是看见了三代人组成的半个世纪时光流转、世事变迁。

我感慨,也有嗟叹。忽然想起史铁生说过的话,他把死亡比作不愿相见的结婚对象,既然必须得嫁娶,那就将自己的爱与热情留在世上,只余他一具空壳。

我们要热烈地活,肆意地活。我们不是沙漏中渺小的沙粒,我们是时光的掌控者,凝望沙漏,它的倾倒流空,该由我们来抉择。

(指导老师:罗琨菊)

## 那条河 那座山

巴中市平昌县信义小学八年级8班 周沛嵘

一条碧绿的河,一座苍翠的山,它们贯穿了我的整个童年,现在却早已物是人非。

——题记

清晨,天刚蒙蒙亮,满天的雾气让人深陷白色幻境,就连初升的太阳都照不透。

时针一直在走,表盘一直在转。在许多年前,有一个小女孩在哼唧哼唧地爬山,还向父母分享这一路上的奇闻异见。在她的眼里一切都是新奇的,从土壤中新钻出的新芽,林中清脆迷人的鸟鸣,还有风掠过竹叶的簌簌声。她喜欢这里,因为这里连空气都弥漫着自由新生的气息。从那以后,总能看到一个小小的身影漫步在山林间。

山野间的早晨是清爽的,此时雾已散去,女孩追逐着那些鲜红的、淡蓝的、粉红的、各种各样的蝴蝶,乡村生活无拘无束、无忧无虑。邻居阿婆家的大黑狗,只会吃草的牛老伯,稻田里扇动翅膀的小鸭子,在房梁上来去自如的小梨花,透过房顶照射下来的第一缕阳光,院子里开着紫色小花的三角梅,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

到了正午,太阳高悬天空,如同一团炽热的火球,头顶的风扇呼呼地

吹着,还伴随着吱吱呀呀的声音。在浓郁翠绿的大树下,打牌的打牌、喝茶的喝茶、聊天的聊天,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把蒲扇不停地扇着,仿佛一只只小蝴蝶在空中翩翩起舞。而我们伴着凉风奔跑在山野间,在路边收集各种各样的植物用来玩耍,虽然听着很幼稚,但却是我们最为认真和难忘的游戏,没有之一。

后来长大了,就经常到河边去,那条河很宽、很深,那个时候只敢站

在河边,用手扒拉着岸边的河水——好凉!河水也常浑浊,每回下雨,它总会水位上涨,整条河的河水变得土黄,此时我们是万万不敢去的,生怕一个不留神就被河水卷走。

小时候的记忆停留在了这里,眼前的大河和大山变了,变得不再是我记忆中的模样。以前的小瓦房变成高楼大厦,变了,一切都变了,时代变了,现在全都智能化了,童年的记忆也在慢慢消失了。(指导教师:刘伟)